

「传世文选」

古

女

词类纂

(四)

谭国清◎主编

延续中华文明千古名篇

西苑出版社

【传世文选】

古

女

词类纂

(四)

谭国清◎主编



延续中华文明千古名篇

百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文选:古文辞类纂/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80108-707-2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327 号

古文辞类纂(四)

编 著 谭国清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460 千

印 张 40.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707-2

定 价 268.00 元(全九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古文辞类纂二十二

GA WEN CI LEI ZUAN

奏议类下编二	(1)
苏子瞻对制科策	(1)
苏子瞻策略一	(12)
苏子瞻策略四	(14)
苏子瞻策略五	(16)
苏子瞻决壅蔽	(19)
苏子瞻无沮善	(22)
苏子瞻省费用	(24)
苏子瞻蓄材用	(27)
苏子瞻练军实	(29)
苏子瞻倡勇敢	(32)
苏子瞻教战守	(34)



古文辞类纂二十三

奏议类下编三	(37)
苏子瞻策断中	(37)
苏子瞻策断下	(40)
苏子由君术策五	(43)
苏子由臣事策一	(45)
苏子由民政策一	(47)
苏子由民政策二	(50)

古文辞类纂二十四

书说类一	(53)
赵良说商君	(53)
陈轸为齐说昭阳	(55)
陈轸说楚王无绝齐交	(56)
陈轸说齐合三晋	(59)
苏季子说燕文侯	(60)
苏季子说赵肃侯	(61)
苏季子说韩昭侯	(64)
苏季子说魏襄王	(65)
苏季子说齐宣王	(67)
苏季子自齐返燕说燕易王	(68)
苏代止孟尝君入秦	(71)



苏代说齐不为帝·····	(72)
苏代遗燕昭王书·····	(73)
苏代约燕昭王书·····	(76)
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	(78)
苏厉为周说白起·····	(80)

古文辞类纂二十五

书说类二·····	(81)
张仪说魏哀王·····	(81)
张仪说楚怀王·····	(83)
张仪说韩襄王·····	(85)
淳于髡说齐宣王见七士·····	(86)
淳于髡解受魏璧马·····	(87)
淳于髡说齐王止伐魏·····	(88)
黄歇上秦昭王书·····	(88)
范雎献书秦昭王·····	(91)
范雎说秦昭王·····	(92)
范雎说昭王论四贵·····	(96)
乐毅报燕惠王书·····	(97)
周欣止魏王朝秦·····	(99)
孙臣止魏安釐王割地与秦·····	(101)



古文辞类纂二十六

书说类三	(102)
鲁仲连说辛垣衍	(102)
鲁仲连与田单论攻狄	(105)
鲁仲连遗燕将书	(106)
触谿说赵太后	(108)
冯忌止平原君伐燕	(110)
蔡泽说应侯	(111)
魏加与春申君论将	(116)
汗明说春申君	(116)
陈余遗章邯书	(117)

古文辞类纂二十七

书说类四	(119)
邹阳谏吴王书	(119)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121)
枚乘奏吴王书	(124)
枚乘复说吴王	(125)
司马子长报任安书	(127)
王生与盖宽饶书	(132)
杨子幼报孙会宗书	(133)
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	(135)



古文辞类纂二十二

奏议类下编二

苏子瞻对制科策

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叮咛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无镇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



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为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

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而；故



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整，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中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余，而其既用也，则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



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复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莢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整乎？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



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有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之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



古文辞类纂

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目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猝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内之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皆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今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



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縲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王子，日食于朔，淫而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恩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

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

夫淫而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吸；吸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吸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而大水；犹人之嘘而



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煦温暖之政；万事堕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吸，此淫而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渗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渗，本不至于六；六渗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垒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吒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无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祭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



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摘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摘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摘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深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其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撤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



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礼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恩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小大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邻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圆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